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默堂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王鍔

默堂集卷二十

宋 陳淵 撰

存誠齋銘 并序

余嘗問所以為道之方於龜山楊先生先生曰大學之書聖學之門庭也是可讀而求之余退而學焉觀其言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本在於誠吾意而已其說簡而盡其理直而周其用要而博雖不敢疑而未知其必可行也已而質之先生先生曰是固然又辱教之

曰中庸之書大道之淵源也是可讀而知之余又退而學焉至其論至誠不息其極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則作而嘆曰嗚呼盛矣誠若此天下國家其不足為也已又從而考之則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山岳之所以峙江海之所以流莫不以此葢甞收視反聽一塵之慮不萌於胸中表裏洞然機心自息既自以為知之矣又以謂其致之也不凝則其居之也必不安其養之也不熟則其發之也必不粹斯道也其可

須臾離哉以其不可違也而莫之違之故吾誠嘗存焉

蓋古之聖賢未有釋此而能至者以余之不肖幸與知之而數年之間汩没於奔走曾不得少暇以休滌其心而坐進乎此此余之所以久而不入於道也大觀元年先生官於餘杭夏四月余自親側復來因即縣宇之東舊屋數椽治為講習之所揭其牓曰存誠齋葢有志乎力行其所知也自今而往凡吾飲食起居出處語默之際必常見其所謂誠者了然於吾心然後出之庶幾日

進於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歸也則命名之意可無愧矣既以自矢且為之銘以自省銘曰

天地之道　為物不貳　君子養心　致一而已

喜怒哀樂　未發其幾　意必固我　絶之於微

正當此時　寂然不動　有物感之　全體即用

是之謂一　匪一無誠　一日至焉　天下歸仁

我觀聖賢　異域殊世　惟是之存　若合符契

敬以為宅　忠恕其門　自我譬之　推而及人

惟我與物　初無二體　各私其私　則有彼已
私智磨盡　成性渾然　無物非我　其天守全
天理所在　如鏡如像　有來斯應　不與俱往
又如月影　散落萬川　定相不分　處處皆圓
相彼世儒　內外不一　不勝其私　機變橫出
孰知聖人　動莫非真　飲食起居　誠無不形
我作此齋　大可容膝　宴坐其間　虛而不迫
迴光內照　隱几無言　氣專神凝　息調而淵

表裏俱融　焉有所倚　或紛乎前　行以無事
古人遠矣　斯道莫傳　以銘存誠　其庶幾焉

容齋記

江陵教授之廳事東有廊廡南引而屬於門其脩可四尋舊以為書室予治其三之一而有之可以置几席羅經史百氏之書宴坐寢休其間名之曰容齋始予客游大梁幾年而楊先生職江陵學官使招予以來既至方盛夏南地本卑濕而官舍狹陋不庇風雨其西南去古

城不百步草木蓊鬱虵虺蚊蚋之所匿伏處則無以休其怠惰之情出則無以宣其湫底之氣予竊不樂而先生安之怡然如顏子之在陋巷晏然如原憲之居環堵出對賓客入見子弟常自若也玆豈無得而然哉故予每以是爲愧且自狀其不學之過而思夫人所以進此道者已而胸中廓然顧向之滯思了無毫髮可得環視所居簷宇之隘綽綽乎有餘地矣則又存吾所固然之廣大於性委吾所不可必之外物於命自以謂室雖愈

小茍可以容吾身處之不厭也容齋之作其此時乎嗚呼天地亦大矣曾不能外吾方寸之地則是身之在心猶海中之一漚耳萬物之理大則不容小則易措故人能漚視其身者必能隨所託而安之蓬户甕牖亦奚以為戚哉孟子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夫孟子之得志於此或不暇為則士方窮時脩其所為以須時者其不有大於居室者乎脩其所甚大而遺其所甚小此方丈之内所以能容我而不迫也古之人在畎

畝則樂處畝畝素夷狄則行乎夷狄以至死生之際無所變攝其原葢出於此或者舍天下之廣居厚蕞爾之小體遇事不釋隨之以憂愁憤怨雖天壤之間將無往而不為碍也則夫丹楹藻井之宏麗其足以容之乎葢得其所安則無隘而有餘失其所安則無廣而不足所安之得失皆自其心則齋之有容不可以他求也故予深悼其初心之不然書是於齋以自訟焉崇寧二年七月十五日劒溪陳淵記

介堂記

江西之士多以通才達觀自處視修潔謹細為不足道間有言動不違於禮取予必以其義負繩墨而蹈規矩者衆必指以為迂怪曰是了然自異欲以奚為縉紳先生遵其說於前而放曠不覊之徒又譟而助之以故名節不聞於時偷薄成風而廉恥之道盡矣余靖康建炎間甞假令於廬陵之永新地廣物衆比他邑為難治思所以救目前之弊者唯反其所習而勸之為不可緩於

是博訪端慤自守不為流俗所移之士尊其道而友其人庶幾下觀而化益久而後得龍君時升焉時升抱材處晦厄窮不改其度交非其類如將浼己推之辭受之際雖毫髮不苟也其平居接人無貴賤親疎必盡其誠一語失中必反覆析難歸於直而後已人亦以是畏憚之益古之介者也與向所謂自處以通達而流入於偷薄者異矣故余樂與之遊又因其作堂秀溪之上將以遠城市避喧囂離人而立於獨也則請以介名之且示

余區區相與之意所以勸也或者曰介者不同於衆與物多忤其失為矯激為僻滯為執而不通為隘而不容子何善夫爾也余曰君子之行所至不同而介則不可去也若乃命介以小節而以和光同塵為處世之法腊韋汨沒終亦無所名矣昔者孟子論伯夷柳下惠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夫清固疑於介而和何有焉然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和也介其可少乎葢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援而止之而止者下

惠之和也使其枉道而事人戀戀於父母之邦而不能去或處之以三公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亦是苟賤無恥之人耳亦何貴於和哉故曰君子不可以去介者為是故也雖然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而孟子則以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為不可葢簞食豆羮之與萬鍾其為物一也而人常輕於舍簞食而重於辭萬鍾者道義之不明則物之多寡有以亂之耳是故易於為其小而難於為其大也夫道義者應物之權衡也伊

尹不以一介予人不以一介取諸人至於禄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以是處之又豈有難易乎由是言之仲子之於齊國下惠之於三公俱非其所嘗試也而孟子於此有信有不信者焉亦自其道義以觀之耳故知仲子之不足信然後知下惠之所以異知下惠之可信然後知伊尹之所以同非深達孟子之旨者不足與語此今余既取時升之介且以名其堂於時升無間然者又欲進之以古人之道義則所期於時升者其有

既乎時升其勉為柳下惠之介余之望也紹興七年五
月十三日延平陳淵記

邵武軍光澤縣學記

上即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專脩文德中外晏然
人用休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即行在
所建太學設師儒之官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攷選之
具視祖宗時為備天下學士聞風而至闕下願就誨育
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宮加勸獎焉仍以宸翰所書

經子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承流者莫不以學校爲急務竭力赴功唯恐後光澤之學成益其時也而余友順興吴君璋適寓兹邑以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敏願有記焉余惟光澤得邑介於江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化財居貨之地他日爲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隙改築鄉校祗上之德先之託事而民不以爲病是可嘉也已故爲叙其因而益以余之所聞庶

以廣王君勸學之意云葢學者學為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為信充之而為美擴之而為大人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徳教民聖在其中善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不足為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徳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末世窮年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哉學者必嘗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兼忘之後旋視而反聽之當其入乎無間而行乎非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敬其兄亦豈利而爲之哉純乎善而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爲舜也使學者憂不如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爲善而已詎不信夫今聖上躬舜孝於九重之中固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宜其下覲而化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幸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説見

於孔子子思孟子之書昭然如雲章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所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才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葢宣王北伐之後方有事於蠻荆而新田之芑已有可采卒之復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王君為政於光澤知所先後其有見於斯乎始閩邑舊有學久獘弗葺學徒雖衆而藏脩游息之所嘗苦隘陋以故圓冠方屨之士動以數千而進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憫焉於是為易而新之峻其欄

守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異人間出繼為盛世之用此亦為人上者愷弟之善政也然仕止於為祿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誘人為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分而無愧於王君樂育之誠則又善矣王君名聿求福唐人予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意亦可知其為人焉紹興十五年二月十日延平陳淵記

甘露寺題名記

崇寧丙戌歲七月十二日候潮於瓜州時秋暑熾甚舟中鬱鬱不快獨與友人張載德拏上艇破駭浪乘凉於金山是夕天宇空濶江上月明觀波瀾之洶湧魚龍之出沒秋光蕩搖萬頃一色清風薄人毛髮盡立怳然不知身世之所在也明日曉霧初霽草屨藜杖相與登絕頂憩留雲亭上俯視舟楫江上絡繹往來真夢境也更數刻下謁滿公於妙高臺飯罷而日既午矣遂渡京口至北固浴其山之下風乎淨名齋之前檻下瞰衆峯騰

覽中園萬井山林城市之趣兼得之蓋東南奇觀也日暮携手上方北眺楊子所謂龍游焦山海門數島歘揚其間蓋微矣東望滄海天水相涵雲濤渺然使人有臨人間之志欲脫去塵世而未能也須臾微雨作且止將宿焉僕來告余舟已南矣乃步月而歸劍溪陳淵題淵字知默載德名公厚云

定交篇

朋友以情相親者不若以義相許以義相許者不若以

道相從余在太學求切磋琢磨之益久矣上焉者益僅有之其次可三五人又其次則亦十數而止耳嗚呼何其得之之難也豈吾之所以自樹立者不足以取信於人其人奔逸逺引而莫余見與抑亦致之之誠有所未盡與夫所以取信於人者余既不敢不勉若人之信否固不可必也而余之於朋友亦可謂盡其誠矣方其未得之也則致其眷眷慕望不已之意其既得之也則惟恐不獲其歡心至其日久所爲未必盡同有索於形骸

之内者則必為之戚戚然反覆譬喻以申余之志而使之察已而見察則如醉夢之醒如昆弟親戚之久離而再見如癈手足之以藥而獲遂也余之於朋友葢如此其誠豈有不盡者乎然而誠既盡而寡與信矣其難得哉余觀世之君子其羣居㨫手昵昵無間誓以死生真若可信者一旦少迕其意則目怒背毀過之若視路人絶之如遺草芥豈其得不必艱而謂不足惜與不然何其離合之易然也建安陸敬思余舊聞之於太學葢所

謂眷眷慕望之不已者獨恨未識其面一日訪余外舅楊先生於荆州余得之於默語步趨之間君子人也與余言若有意於余者余知其勝已願從之游而不敢以為友也及其相聚既久則傾竭肺腸而忘其形跡之所在余亦不自知其不肖不足以取累於人惟恐其舍余以去既去余念之無已而繹其所以規切我者皆欲以成我而期我於遠也此豈世俗無故而合者之比耶予於敬思於是不止求之情義之間而已然則敬思寧不

有以處我哉余外舅嘗告余曰耳餘之交或以謂凶終於勢利非也直相責之深而相知之淺耳余考之史信然故常以是為戒不知敬思於我其以人譽而取我乎其亦有以知之乎夫以一人譽而取之則必以一人之毀而棄之此理之必至者敬思之於我其不然審矣盍必有以處我也余實無足知則敬思所以處我者將何以乎此不可不余告也予雖不敏竊嘗慕顔閔游夏之風而欲求道於洙泗之間期萬有一得焉以為終身依

據之地庶幾不為父兄朋友之累而敬思之志既與余同矣誠以是自處亦以處我則吾二人者其有愧於古之人乎其不異於世俗之紛紛者乎孔子曰定其交而後求益必如是而後交可定也作定交一篇以寄敬思敬思倘告我以其志願安承教

跋定交篇後

始余見敬思於荊州傾蓋如故經月而後別時敬思遊京師余適有感焉為此文欲以寄之因循未果益崇寧

三年也其後敬思亦請昏於楊氏又四年復會於餘杭之官舍日侍先生之側益以親狎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則向之所期於敬思亦既得之矣此文遂不復出大觀二年春偶於故槀中見之因語及焉敬思聞而欲之謂余曰吾二人之相得今非昔也則此文宜若無用矣然以為無所用而棄之不若録以相遺庶以識吾二人者之初心爲不偶然也因怘其語言之不工不辭而授之三月十五日延平陳淵書

講論語序

論語之書載孔子與其羣弟子問辨之言當時學者相與守之以傳後世者也然自秦漢以來以迄於今其間以儒自名者窺其藩籬則有之矣入其門升其堂而踐其閫奥者實無一二焉嗚呼論語之難知也如此非其書之難知道之難知故也以余之不肖其敢自謂足以知之乎然求之二十餘年矣亦不可謂無其意也故嘗謂道之難知古人常病其難而今人不以為病也惟病

其難故求之勤惟求之勤此其所以有得焉何以明之昔者孔子居於魯從之遊者葢三千其徒其歴聘諸侯之國至有為之僕御而不辭者凡師之所在其徒未甞不在也削迹於衛伐木於宋圍於商周戹於陳蔡流離奔走其困可謂甚矣子路慍窮躬顔淵疑死是人皆躬被其害而終莫之去葢其勤如此夫以四科之賢類非擬擬無用於世者使稍推其緒餘宜皆有以過人如彼其才求名而名歸趍利而利附顧乃輕富貴而忘貧賤捨

安逸而蒙憂患重之以饑困之辱而不恤臨之以死生之變而無懼此豈人情哉而且為之是必其所求有大於此者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然猶有得焉有不得焉則道之難知可知也已諸君讀是書觀孔門學者如此之勤亦甞深思其所以然乎思之深然後有所疑疑之篤然後知所病學而至於知所病則此書之所載庶乎其不知倦矣且書者道之所寓也揚子雲曰七十子之徒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夫學於孔

子者文章猶不足為則其所聞所見豈世俗之所謂聞見乎蓋必有不可以言傳者而非書之所能該也雖非書之所能該捐書而求之又不可也以吾心之權衡驗當時之問答其初也即此而下學其終也非離此而上達從容自得於幽閒之中而超然默會於意言之表古之知道者亦必由之不然以孔子之門學者終身之所傳而資吾一旦之所取衆人之所有而博吾一已之所問如是而猶不獲焉雖躬逢聖人而親炙之其如我何

哉余於此書誠不足以知之至於一斑之所見亦時有焉請君其勉之倘有所聞其敢不告若夫學而不之思思而無所疑疑而不以為疾非所望於諸君矣

鄧德恭字序

肅初字至宏

余友鄧南夫之子名肅請字於余余字之德恭又趣余廣其說久之未暇及也一日從余為菴山之游煩暑思陰適得異木逍遥乎其下周視茂林嘉卉之旁連者舒翅揚英姿媚橫發因為之言曰子欲知德恭之義乎觀

於木斯可矣夫木之為物傾欹乎岩崖之巔夭矯乎磵壑之側挺秀含輝吐奇呈怪其升如擢其垂如墜其縈紆曲折如龍虵之蜿蜒其森植勁拔如劒戟之豥䡨日麗雨潔春濃秋瘠盡態極妍不可繪畫此其敷榮於外蔚然而似恭者也故五行木曰曲直在事為貌而貌曰恭葢取諸此雖然榱雲之榦達而上者非以為高也樛牛之枝樛而下者非以為卑也其宛轉磅礴因風而為容者非以為同而其寡特剛實凌霜而挺節者非以為

異也盡貌之變俯仰皆得則亦本諸自然而已夫惟得之自然而無俟乎外此恭所以本於肅而肅乃所以爲恭肅者德也恭則德之形於外者耳形於外者約之以恭而主於中者根之以肅其有不全者乎故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而木道行矣若乃以聲音笑貌爲恭而不將之以嚴威儼恪之誠安在其爲德也古之人合內外之道其見於洒掃應對之末起居飲食之際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皆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其戒慎恐

慨於不睹不聞之中豈苟然而已哉知此而已今子妙質夙成天才宏放視世俗之所能舉若無足為者盍將乘其高氣放浪乎萬物之表則周旋進退之間古人欲其曲而中者宜其不經意矣迺翁以肅名子得無意乎故余願以恭勉子而恭欲其出於德焉亦所以達其名之義也詩曰肅肅兎罝施於中林德之所在曾何隱顯之間乎子其篤實以孚其名如玉有質吾言其攻石哉言已退而為之序

無諍道人辯

崇寧壬午之春余自淮南來京師或有以無諍道人相命者其明年寄食太學俛首衆中而是非臧否意在而言忘於是名若能體之者作無諍道人辯以自見焉其詞曰

無諍道人遊乎無何有之鄉造有謂先生於虛堂之上先衆賓而展謁後衆賓而就席兀然若遺骸漠然若棄魄先生方驩於衆賓之問答雖已恠之未暇詰也既而

衆賓歡洽起坐參差僊説嘖告矛盾交戛自古今成敗人物短長有天地以來六合之内外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情狀變化無不及也其高者抗太虛其下者潛黄泉孰事緒之微而弗抽奚理窟之深而未究乎於是喧囂滋煩互相傾擠卬眉嚼齒鼓掌頓足或附耳呫囁或反唇爾汝或髮上衝冠或拔劒擊柱少焉氣得者悔義而負辱者神喪紛然投袂起矣先生周旋衆賓俟其發車攬轡已反揖道人而進之熟視其狀貌窅然若

無接也告之故則唯然而應質之疑則汎然而辭益怪焉曰是乃所以為無諍也耶道人曰向之譊譊者奚為哉若予者理之所否而智之所取也人之所奴而天之所主也先生曰有是哉然子得之而不盡者也夫雞之鬬也馬之蹄也牛羊之角觸也虎豹之爪牙搏噬也造物者固嘗賦之以是矣子之舌無恙乎亦安得而噤嘿乎道人曰今若則既已有謂矣余試為若妄陳之吾嘗遊於物之初矣冥冥濛濛莫擇其中吾又嘗觀於物之

内矣錚錚樅樅為窪為隆將交乎物之所接則我斯我
敵若休乎物之所一則我與物俱泯矣若余者益細視
域中而自適其適者也先生曰密人之距而周西伯之
怒夾谷之辱而魯司寇之叱朱翟翳路孟氏所以好辯
釋老倚門韓公所以不能下氣也而獨不聞之乎且子
亦嘗見水之礙於石乎衝回流而遄往乘逆勢而反却
歛萬頃於尺尋瀉怒濤於絶壁盪摩排捘雪墳鼎烹奔
騰洶湧山頹地傾陽山之險閬溪之惡呂溪之峻瞿塘

灎瀩之隘如鴰雁之襍呼如車騎之駿奔如風吼林而雷春驚也至於一得平地滔滔汩汩東放之海則滲然而已矣然則有聲者葢亦不得其平而然耶遇其不平而後有聲是有聲者乃所以求無聲乎故蜺蟠龍躍而澄寂不動者水之性也若夫滿而流流而碍碍而有聲者豈其所樂哉不得已也道人曰古人所不得已者僕既獲聞命矣夫其不得已也豈以求勝哉若水之不得其平而有聲也非水自爾也彼有為不平者也故其有

聲也石為之聲是以終之無聲焉所謂以不平平之則其為平也平矣昔者蚡嬰交訾於東朝渾濬掠美於吳會國師之移太常中郎之小令史嗣復託譏於佩觿史肇發怒於毛錐自我觀之富貴外物也不足相爭功名餘事也不足立已六經陳跡也不足伐異文章末技也不足自喜朋黨殊趣也各植其私事業殊用也亦惟有時而又奚以相過乎吾將鄙蠻觸於蝸角而同堯桀之毀譽等臧穀以亡羊而泯夷跖之是非則夫儒墨之徒

相誹相讟孰為蹇踦孰為厲施其亦劍首之吷而蝇頭之微矣子又何暇規我以古人而攖我以世禍乎先生曰嘻辯哉夫子終欲藏其狂言而晦晦於黮闇乎其亦有待乎道人曰春氣上蒸草木倒植者時焉爾非敢有待也恐不能脫於理也昔者藺將軍懦於廉頗而意在存趙陳丞相怯於王陵而謀欲安劉故出胯不校者終成名而唾面勿拭者斯全身此皆鄰於道者也而豈未之思耶先生俯而諦思仰而自弔已而長言之曰茅靡

耶波流耶彼其所以紛紛耶聚塊耶積塵耶此其所以忘情耶彼何人者耶其獨無間處耶道人於是使之反之搏髀為之節而和之曰以石投水無没者之可索耶以水投水無易牙之可得耶其將三語而默契耶亦將眉之揚而目之擊耶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者耶歘數終逌然不揖主人而退主人亦不知降階序而送焉莊周曰終日言而未嘗言幾是已作無諍道人辯

代廷試策

臣聞仲尼之道覆幬如天持載如地錯行如四時代明如日月原其法之備則比堯舜為遠過要其德之至則視三聖為大成則其所以為聖自生民以來蓋未之有宜其無所不能於教人為有餘而於學無不足矣然而官名禮樂之問猶下詢於郯子老明師襄之流而不廢其在洙泗之間與羣弟子辨疑答問之際蓋亦時有取焉是以子夏有得於詩之一言則興起予之嘆顏淵無所不說則發非助我之詞由此觀之使人之所學賢者

雖以教人為事其獨無所學乎故傅說之進於高宗曰惟斆學半葢謂是也今陛下躬仲尼天縱之聖居得志之位挾可為之勢以先王之道啟後學之蒙蔽可謂千載一人矣而又推行三舍之法徧逮海宇所以焦勞於九重之中而不自暇者莫不以學校為先務故凡播之訓詞而著之甲令以明倫善俗無一不關於聖慮者方此之時非直天下之材所願終身承教於陛下雖陛下亦以教事自任也則今日所策臣等無乃奉行祖宗之

故事不得不然而其實無所待乎其亦將有所取乎不然官名禮樂之問胡爲下及於草莽之賤士也如臣所陳快炙背而美芹子之類也顧何足以自獻乎雖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惟陛下不以其疵陋而忽之庶乎涓埃之微或有所助也乃若顏淵之無所不說臣未之能子夏之可與言則在陛下取之而已臣愚不佞謹昧死上對

策問三

不舉子之俗惟閩中為甚而吾郡積習益㪣俗也幾年於兹未之能革議者患之聖人在上旁燭幽隱比降詔書俾疏法令以示民使之知禁宜其下覿而化速於影響然或者尚慮革之之難也聞之昔之為順興者深究其弊於是先之以訓誘申之以威信茍觸憲綱必刑無赦曾未歲餘此風遂變其後數年有恱其事者以彼之所為施之將樂稍加懲艾闔境大擾夫縣令於民為親所以承流宣化其勢甚利而父母之殺其子性固不忍

以兹利勢順民性而導之宜若易然令或以為難何也豈治民者未得其術與抑以舊染之習未可以卒令與若乃二宰之政其得其失至今先生長者類能言之諸君倘聞其說乎幸跡其本末併疏已見明以告我當道之賢守令使推行之庶幾革積年之弊自吾邵始他日采苢之詩被之絃歌是亦諸君之助也

又

昔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從而非之曰人之性

惡揚子以人之性善又不能無惡也因爲之言曰善惡混而韓子者又以三子之言爲猶有所遺別之以三品焉曰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自四子之說興天下之言性者紛然不一而卒無定論夫性者人之所固有也學者期復乎是而止耳誠不可不知而其論之不一如此將孰從乎彼性惡之說後世莫不深罪其言之偏而不敢正以爲非如不敢正以爲非則是以揚子韓子之說爲得而孟子之說爲未盡矣夫孟

子百世之師也學者所取以為標凖者也其果不能盡
夫性之説而有待於揚韓耶人之言曰揚子之言性兼
性之不正者言之實無害於孟子之説然公都子之問
嘗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又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孟子既辨之於其書矣彼揚子
韓子之説其果能外是乎不然則學者於此不容無説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或曰孔孟之言性一也或
又曰不能無異誠有異乎其無異乎夫性之在人既不

可不知宜瑩其說使無疑焉然後反身而誠庶乎其能盡之今也如繫風捕影茫然失據將以誰斯謂宜有至當之論以証四子之言以發吾夫子未盡之意此吾黨羣居所宜切磨以求益者也倘有所聞幸相為言之毋隱

又

或問佛於王通通曰聖人也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焉有取於其心不取其迹也佛法之行於中

國葢千數百年於兹矣豪傑名世之士往往不鄙其說一有詰之以非吾儒之道則過而為王通之論者不知幾何人也予疑夫跡之於心猶木之有末而水之有流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今其教益熾而學士大夫所以奉之者比隋唐之際又甚世無韓子其孰以為不然借使原道之論興而以燕伐燕之譏得以勝之矣嗟乎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彼其所以入人之深亦各有理豈易以口舌爭乎然倘至於道則有不可不辨者聖人在

上人倫已明茍用其言於法有禁未火其書意可見矣然猶不能絶人之心好也顧與諸君極其本原而揚摧之深明前世儒者取予之是非槩之以先王禮義之誠意以證今日學士大夫所以奉之之失庶幾從上之令於道弗畔非茍為異也亦以自治而已諸君以為如何

解論語十二段

子張

仁在其中矣

仁人心也求之於外則不足以得仁矣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其道致一之謂也一息或違斯道遠矣故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君子之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未能有至焉不可已也若夫為士則如是已足矣故曰其可已矣

不然亦不可也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此觀人之法也才智之士亦能為時重輕然非道德以本之亦不足以任重致遠矣淮南王視説公孫等如發蒙所憚者唯汲黯近社稷之臣洪容而已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有所擇所以立已始學之事也無所擇所以同衆

為成德者言之君子之言當其可而已非有異也
皆所以進人為善
雖小道必有可觀
如老明莊周以其説救一時之弊可也然行之萬
世則膠而不通矣
日知其所亡
習矣而不察者衆人也察則知之而不能忘矣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道者格物之謂也格物而物格焉道斯得矣

盖道不可須臾離也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方之百工能成其事亦云用志不分而已

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自私而已不能克己也有過惟恐人知之故必文

君子有三變

此夫子之容也子夏知之故謂君子當如此見之

於容如此其中常自若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則有出入焉若夫歸潔其身則一而已矣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堯曰篇

聖人代天理物者也堯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天實命之也天命之而人之所爲不可以不至所謂允執厥中者所以繼天命夫有民斯有君民不

窮則為君者可以長保其祿民無所歸祿亦永終矣聖人所以代天理物者不出此道舜亦以命禹道無二也夏之有天下其祿既終矣湯得是道故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以有罪歸之萬方周率是道利則歸人過則歸已此二帝三王之所以為天下國家之意社稷長久之大畧也今周又衰矣繼周而興者當如何孔子於是葢有道矣雖不得施可得而言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興滅國繼絶世

舉逸民所當先行在此六者其事則民食喪祭為不可輕而其術則不過寬信敏公而已是故孔子不幸無位耳使其得志二帝三王之道其有異乎此論語所以終也

贊頌

裴老真贊

一切虛空有作皆障於所作中膚分真妄師圖其像謂是為真畫非實相師亦何人認物為我我固非我見畫

猶身存之亦可師於彼此兩無所安亦無所離作如是觀

寄椰子樣茶羅與光祖頌

不得其髓而象其皮膠漆所成甚是而非有隔其中羅動塵飛麤中求細于焉用篩彼昏不滌視此器之有如公者奚以此為

留龍居士試建茶既去輒分送并頌寄之

未下鈐鎚墨如漆已入篩羅白如雪從來黑白不相融

吸盡方知了無別老龍過我睡初醒為破雲腴同一啜

舌根回味只自知放盞相看欲何說

得老龍見和復呈來頌云內性白外形黑而一味無別故末云云

是渠白芽聚為黑塊方訝墨堅復如粉碎生滅滅已元

非內外說性說形又說一味急點一杯扶居士醉

題仙霞嶺上菴內示仲思

嫣之後封於玆出我車濟乎沂龍得雨燕始歸一投匕

遂拂衣忠州孫見者思發一笑譯其辭

鄒昭州畫像賛

粹乎其爲容即之者莫測其剛也實無所不能而獨不露其所長也其毅然不撓者遇事而後見之而其超然自遂者顛沛造次是以爲常也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吾睹其似者而猶恍之葢其所不可得而形容者雖百世不亡也

楊補之真賛

分別黑白而無愛憎之私故人不慍游戲翰墨而無好

名之累故人不爭頽然天放盍幾於忘我者而不能已其不平之鳴吾聞至人灰心槁骸有口掛壁其聲如雷是謂不言之辯終日如愚古唯有回彼有十年端坐莫或得之畫工乃能傳此一默豈非吾師

轎版銘

我坐籃輿按此禪版誰歟荷者肩赬足繭若古有義上下相臣我獨何者役此賤貧孰謂殊形不切於已爾背流汗吾顏有泚車中凴軾馬上據鞍不可徒行匪毒斯

安我恬豢養處非其義矜此勞人銘以志愧

默堂集卷二十

默堂集卷二十一

宋 陳淵 撰

陳伯瑜宣義行狀

公諱某字伯瑜姓陳氏南劍之沙縣人高祖諱文餘以其子祕書少監之貴贈官至尚書駕部員外郎陳氏為延平大族自少監公之後世有顯人名德震天下而公之曽祖可法皇祖諱某皇考瑄蚤三世不仕公自少時即發憤讀書欲張大其家聲刻苦不少懈宗黨多譽之

尤為叔祖朝議之所信愛雖遊宦遠方未嘗不以自隨也以是公得徧歷通都大邑從良師友以學學且成其施於科舉若有餘矣然每出輒不利中年益竒蹇遂棄而家居往來田野間若無意於斯世者獨教其子升戳曰耕而穫常理也旱潦則亦有焉汝力於學以追步監之子孫無我多愧且吾先世多潛德至於今益久寧常晦而不彰乎二子遵其言日進不已其後數年果有貢於禮部者雖不偶而其志愈厲矣公從容謂其夫人曰

吾兒頖能自立者上方興太學英材輻輳學者求琢磨之益宜必於道吾將遣二子遊焉而貧無以為道路之費奈何夫人曰如不可已則唯所命公於是鬻饘粥之田資其子以行里俗或笑之公適然不以介意又二年當元祐三年而戩舉進士中第鄉之笑者始相與驚歎以公之不計目前為得又十年當紹聖四年而升復登科人以是大服公則又相與抃蹈為公深賀公謝客曰教子欲其才吾志也以文墨而得禄比比皆然何足賀

識者謂公器度過人遠甚其子卒皆有成矣豈其教之固有道與崇寧中戩調於吏部得虔州幕官虔於江西為大郡當江嶺之衝貴人達官常所往來與夫朝廷之有事於交廣者出入必過焉其見戩者則以虔之屬吏為得人會羣蠻擾邊克之朝廷以廣西融宜等州别為一路隸黔南自幕寮以上皆堂選重其事也由是諸公之任事於此者交辟之書奏就除融州判官戩以公老不忍遠去書來告曰必辭是公聞之即輕騎詣其子所

誥之曰男兒志四方事業亦欲及時汝為汝之所為毋以我故自滯倘汝有立雖行萬里之外如在吾側不然徒朝夕相依無謂也汝必往戩不得辭公因挈其婦孫以歸而使戩獨之官後果以戎功改通直郎用元圭恩封公承事郎又用郊祀恩再封公宣義郎暮年躬被寵榮人為公喜而公之辭色卒不見其有異於平日也戩居黔南日久屬以侍養乞於朝已而得請當詣闕遂亟授福州閩縣丞以歸既歸父子相見歡甚久之迎公如

閩葢朞年而後返其明年二子亦返未幾公復趣二子還任職曰長樂佳山水游觀休息之所為多且飲食醫藥尤便老人其必之此乎升進而言曰始職之令於四明之昌國也涉江逾海道遠且阻翁嘗與俱北南歸而丞於閩也又得侍翁以往今升領建之松溪邑事其去家於閩為近居處口體之奉非所憂當為升行職不必聽公笑而從之其在松溪强健如未病時冬十月朔晨興正冠脩容坐堂上子孫以次賀婦進饋就視則已奄

然逝矣益政和四年也享年八十有四公純直樂易其於孝友蓋不待勉強而後能至平居語莊而氣平於人無貴賤戚踈視之若一宜其遇事易撓然一有不歉於義無苟從者其奉已至約而施予無吝恍之不以其好弗屑也在昌國其子官滿奉之以歸至郡即先走會稽告其去於部使者民有聚白金三百兩伺公出羅拜廷下願以為公壽且曰前此為敝邑者葢許之也以大夫之嚴不敢以請輒私於下執事幸不以為罪公麾而出

之曰令為國牧民反於汝乎責償何義也汝必速反吾兒知之其不汝容矣民感泣而去公晚歲貲稍裕計其所用之餘遇新陳不繼之際輒平價出之閭里之貧者賴以不困所居去城市稍遠俗不餌藥唯以巫祝為尚公為儲金石草木之可以療疾者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當癘疫並興公前後所全活甚衆鄉人德之始戢之官於黔南也戎事有間凡嶺外珍奇之物詭異之玩倘可以娛心意快耳目者莫不畢致以獻于公又屬其族

子弟築亭於居第之東宏壯偉麗大溪横其前喬木蒼然掩映左右以為公親戚故舊燕游之地至於觴豆之器射壺博弈之具無一不備來者樂之且以公之難老為有子也公曰吾兒念我欲以是相悅然吾豈待此而後足不遽止之亦所以慰其遠情耳公之清修恬澹如此公夫人邑里鄧氏資淑慎治家嚴整而用物有度方公捐書就閒不以生事攖心寠甚夫人為均節有無至婚喪祭祀賓客之所宜費者卒不更其素故人以

為難葢長公一歲前公十年而終亦以其子陞朝贈孺人生三男子長曰升次堯輔而季則戩也堯輔早世升後公一年亦卒官止文林郎女二人適進士黄約羅世英孫男四人將以六年十二月二日辛酉葬公於縣之崇仁里故發冲之原夫人之兆宜有顯刻以傳不朽謹叙次其世系仁義於右以告萬世之君子使誌公之墓者得以考焉

廖成伯朝請墓表

公諱某字成伯姓廖氏其先葢出於周文王之子伯廖以字為氏自東漢以來時有顯者然皆莫知其所承襲至唐或居太原之晉陽遭天寶之亂以其族避地閩中家延平山谷間號龍池唐亡龍池之族仕王氏多以軍功有聞其子孫蕃衍遂為延平著姓至公八世祖始由龍池分處順昌縣之交溪故今為交溪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潛德弗仕世積善以高壽終鄉人化慕焉公少力學工文詞以其母楊氏意應舉為場屋有名

士母卒即棄去故習益求其所未至而養其所固有者以教其子已而其子擢進士第列官於朝遇政和六年郊祀恩始封承事郎致仕自是國有大慶必進封逮今天子即位凡十年八遷至朝請郎乃以年賜三品服以靖康元年十月庚辰終於家享年九十有四初娶謝氏再娶陳氏累贈若封皆安人生子男三人長曰洌早世次曰剛朝奉郎守右正言次曰副女一人適進士吳權孫男六人軒輯遲過遂遽孫女三人以是年十二月庚

申塟於縣之溪南祖塋公天性質直簡而不偷易而不弛遇人無戚疏小大一以誠處事唯理所在未嘗幸利而薰然慈愛下逮僮僕見之者知其為篤厚君子也故其孝愛行於閨門信義著於朋友恭順達於閭里得之自然不待矯拂平居無事唯以詩酒為樂客至必飲飲或終日無醉色其為詩援筆立成宛轉清切能道人所難言不主風刺自適而已始余為太學諸生與正言公同舍遂相與為忘年友益久而益親間嘗察其所知所

能而訊其所從來則曰某事吾父謂某如是某行之某事某如是行之而吾父以為然者也方余未識公時則已於其子知公矣其後見公於嘉興又見公於臨漳皆其子之官舍聽其言觀其行益信其為人最後見公於交溪年愈高貌愈温氣愈和使人即之而不能去也豈古所謂老成人其德可尊而事之者耶公之教子初不以勢利為先故自其子之始得官以至歷清要享豐禄人皆榮之而公未嘗有喜色其子在宣和初嘗除太學

録辭不報俄遷監察御史即亟以公老求去比得守莆陽益二年然後迎公之官居無何復以侍疾乞歸方築室買田為久安計會上躬聽斷屏絶姦佞求正直士補諫官闕員遽命以右正言召還時公疾已作亦不果赴正言公尚恬退至是雖其義皆不得不然然非公素不以人之所榮者有望於其子則為之子者雖欲必行其志以終其孝養其可得乎故余以公之子知公而反覆詠歎之不已者非茍云也公歿之明年正言公欲誌其

平生以傳於後書来告曰先君不幸既葬未及銘身隱而迹晦懼無以傳遠今世俗多借譽於達官之文茍以榮親無益不信吾父子四海相知唯子一人宜有以表之余既知公而其子又知余知之余雖賤且不能文其何以辭於是為論次其行實因道余所以知公者附益焉已又述於其後曰維廖氏世有德善既久將大發於公公靳弗施以至於老且死又寓其所積之厚於其子且顯公為不朽矣若公者所謂假舟楫絶江河行不必

以踵也吾聞有德者其後必大豈以夫載而之後世者
有所附託而然與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吾
見其兆矣請以是鑱諸石表於公之墓以俟年月日同
郡陳淵述

祭叔祖右司文

維宣和四年十月丙戌朔二十日乙巳姪孫淵謹以清
酌家饌之奠致祭於亡叔祖宫使右司之靈嗚呼叔祖
當代之傑百世之師其道德之高術智之深議論之精

文章之妙無與倫比葢夫人而能言之至其忠貫金石謀合鬼神辨屈儀秦勇抗賁育橫騖別驅而卒反於正則雖譽之善者有不能極其美而嫉之深者有不能指其疵昔者紹聖之初公卧江海之上或得其賢用之匪宜三年學省困於鹽虀而英偉之資豪邁之氣高視縉紳之表危言極論葢莫知其官之卑朔方一出令聞四馳逮真人之勃興任諫垣而補遺國爾忘家衆正所依故當雷霆之威而不慴任萬鈞之重而不辭審厥是以

獨往禍已及而弗移淮壖謫守召不及朞曽坐席之末
温復議政於都司一斥不復二紀於兹家之宿儲無適
不怡豈至誠之所存置得喪於毫釐嗚呼公之言曰金
百死而不化水萬折以東流言可為也而志不可幾志
可似也而其屢屈而不撓久窮而不變霜雪雨雹衆凌
而並虐獨公凜然挺松栢之姿魍魎霧以深入視囹圄
其猶歸人不能堪已甘如飴此天下蒼生所以跂踵而
有待而有志之士所以隱伏不耀珍其貨以須時孰謂

公厭斯世而去也彀必中之矢而終不一發斂山岳之積而微塵弗施蓋庸人孺子樵夫販婦聞公之亡猶且為之墮淚而不禁况於知舊親戚抱恨銜冤則其情可推顧惟不肖自為童稚已被誨育至於今三十餘年矣撫而憐之葢益久而不衰報德無所公今已而將門户薄祐困躓厄窮之所招耶生民何辜哲人遽萎嗚呼公於所親不責其所未至而於其賢不窮其所不知其待我也尤為不疑葢嘗語同志之士於公公信其人謂遠

大之可期數年之間先後公而逝矣存者其誰平生坎
壈公知其微公去我留欲以奚為北向長號莫知我悲

祭李先之祭酒文

維建炎二年歲次戊申五月甲申朔某日某甲子迪功
郎吉州永豐縣主簿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故李公祭酒舍人之靈嗚呼我宋人物之盛章明乎咸
平景德之間而烜赫乎嘉祐治平之際更熈寧而一變
逮元祐而復熾乘時崛起不可勝計學窺孔孟之奥文

挾班揚之氣梃松筠以抗節決江河而建議公於斯時擢冠多士參夜光明月以效珍儷芝草鳳凰而呈瑞俯青雲於咫尺日千里其必至方騁轡於修塗俄遭讒而遠棄嗟道大之不容亦名高之為累彼小人之自絶實天命之有制倘定數之莫移奚智巧之能避自公遭迴既歷一世正人凛以結舌邪説鬨其如沸亂鹿鳴於邇言速龍戰於殊裔會大人之繼明創禍根之所自誅姦惡之已盈訪忠良於久廢起德人於荒服歲五遷而未

既接鴛鷺其有期阻干戈之尚肆遂移疾於中途遡衡門而遂志豈愛君之無已憤孤忠之未契致深憂之莫展厭久生而遽逝嗚呼哀哉仁者宜壽德必得位何淫朋之熸凶亦龎眉而競貴謂天道之漠然彼作善者誰恃顚横流之滔天痛箕裘之未畀庶胼胝之奏功亘萬世而無斁何斯道之遂衰困長謀於不試寧姻戚之是懷嘆含生之失庇它時江濱邂逅相值舟中之語情不予祕憶緒誨之渠渠悵摳衣之莫繼緊死生之去來豈

空蒼之無柢苟師傳之未泯民異時其受賜公實無憾情鍾我輩紛世慮以何極集牢愁於幽意聊緘詞以叙心寫餘哀於一涕

祭龜山先生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壻具位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外舅致政龍圖楊公先生之靈嗚呼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四海所悲而況於骨肉之愛我於公門親則子壻恩已篤矣又兼乎

師資之義此所以哀痛切久而不能自已也自我識公建之東陽從公荆州轉於浙江久客念歸各旋故里多合鮮離前後三紀衣之食之援而撫之教之誨之誘而與之如工之造器刻雕琢磨而冀其用如農之養苗灌溉耨芸以俟其實曾厚德之未酬忽莫知其所適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其能不以為戚耶嗚呼先生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淡然無營心逸日休其體之於身而安也亦以是施於民其行之於畎畝而宜也亦以是達於朝廷

故退不為崖異之行而進不求激矯之名葢所謂從容而自中豈智巧果敢之足云乎公嘗謂孟子之所謂善子思之所謂誠實同名異而皆達於孔子之仁仁固無私誠不自成故能合内外通物我無分於天人也伊洛得之明以授我我行乎中用惟其可或畔乎此辨而正之期於萬世匪我敢私公之云亡士失所恃幸聖朝之眷舊起斯文於將廢倘邪說之遂熄何異乎存而得志矧公有子惟公是似遵正途而端往信遺風之可繼公

則無憾斯人所謂文以告哀詞不逮意

祭胡寶學文

維紹興八年九月戊寅朔某日某甲子左承事郎守祕書丞陳淵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故侍讀寶學文定胡公之靈嗚呼孟軻既没聖學莫繼楊墨雖衰異端猶熾漢黜百家不鋤其根文景黄老武宣申韓權謀尚功名節輕死清虛懲之遂來釋氏晉促其祚梁遽以亡有好弗稽復張於唐韓公憤然欲火其書積習既深獘

終弗除宋興百年此蠹仍在衆正彚升羣邪氷解訖於
荆舒謂得其要引眊援瞿鑿經談妙末流滔天正塗孔
堙帝閔其然是興二程天人靡間內外兩盡體極無始
而有感應王氏未衰此道已行發其幽光元祐之仁大
程所傳龜山具體小程春秋公得其髓正名定分別嫌
明微如權在衡錙銖不欺自公少年文已驚世況有此
書密傳孔志孔志所在孟子擬之其闢楊墨春秋啟之
葢曰三代人倫必明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楊墨之過猶

以其奠佛所從來豈容勿議公明春秋用夷則夷是真
夷者公其敢私人曰裸顛茲特其跡舍跡論心世儒之
失公不徒言亦健於行君焉父母友焉弟兄仁脩於家
忠施於國筭計見效儒者之特公之事君惟道是從退
不苟去進非尚容晚節逢辰八年三起突未及黔鴻鵠
千里人願公來帝降匪遲執經以待公行不歸念昔龜山
於公為友相望巍然泰山北斗龜山云亡世失其師公
又逝矣人將焉依賴有遺編聖心所取至言一出異說

箝口嗟我從公蹇𩦸附驥所不鄙者臭味相似付囑之深薦揚之力厚德未酬泉臺水隔惟公有子萬人之英氣横八極勇冠三軍振公餘烈將必有日如鵬乘風暫兹一息生榮死哀身遠德尊後有傳焉餘何足云緘詞寓奠有淚如雨公歆我誠此酒不吐

祭廖尚書文

維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癸丑朔十七日己巳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淵謹以清酌庶饈之奠

致祭於故致政嶶猷尚書廖公之靈惟公仕至八座名高當世壽逾七十禄垂後裔凡古人之所難值者公晏然而皆得而世俗之所無有者公裕然而已備遺五福而弗居謝塵緣而釋累公固無憾人亦何喟所不足者遭時艱難餘蘊未既朝廷喪其老成後學失所依庇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悲與夫識與不識莫不為之揮涕也嗟乎一氣無私有種純粹率曠世而不逢未百年而遂逝其窮而在下者傾豈無人而其達而在上者又止於

此造物者其果有意乎其無意乎吾不可得而知已昔我未冠唯公是比針芥相投不約而契跂龜山中庸之學慕了齋浩然之氣匪曰身謀為天下計故處則管鮑之相許出則王貢之相繼五十年間義均兄弟晚歲同朝臺諫並峙道然而然心同迹似方抗志以輸忠忽遭讒而俱廢我既還里後公亦至幸家居之無遠庶安車之易詣曾日月之幾何遽訃音之來謂嗚呼哀哉於生知死達人細事公了此其有餘豈待言而後會顧平生

之交游盡矣雖久生其何恃歌此奠章公歆我意

祭鄧南夫文

維宣和二年九月丁卯朔二十八日辛丑陳淵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亡友南夫十九兄之靈嗚呼哀哉吾衰何久母逝兄亡又喪吾友我友多矣實唯兄賢孝友忠信匪學則然謙以自牧恕以接物孚於宗黨無頑不革其待我也洞然勿疑相知之深如琴子期人亦有言趣舍殊志曾是不謀若合符契我家陋巷咫尺高門

曳履往來朝坐及昏三年於茲連墻莫覿炯炯此心將以誰語夢間剥啄推枕從之出户無人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命不可知軒昂磊落而止於斯誰謂報施疾於影響是獨何歟乃遭天枉憶昨西遊同寓京師飲食起居跬步不離情隨事遷長慟以别冀兄榮歸豈謂永訣一時同進孰與兄才竟坐敢言事故不諧得喪秋毫本不足計數極而終又焉擇地男兒結髪志在四方馬革裹尸於我何傷天地為家莫非真宅既知而歸舉世皆客

彼方客遊念人旅死夢中占夢果何時已況兄易簀有友可依全櫬亟還復不慭時殆至送終咸得其禮人曰幸哉唯兄有子我覩令子汗血之駒氣呑無垠未飽以芻望燕首越萬里終去我豈私之伯樂所顧賴以不亡不在此耶富貴而壽其亦爾耶昔兄別時以是爲託渠固自立我生不怍死而有知尙聞此言瀝酒陳詩淚如迸泉

代翁子靜祭奉議叔祖文

維宣和四年三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具位翁某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致政奉議陳公之靈嗚呼我官沙陽善政茂聞公實教我唯仁得民遵公此言百弊一新曽未半年民氣如春惟公里居有德有晉奬借賛助民以易使方涓功成遽喪先子銜哀而去遺恨何已哀傷賻誄恩隆一時有德未報公今永歸禍患疾困哭不及悼奠兹一觴莫知我悲

代郡守祭衢州高龍圖文

嗚呼士方阨窮百不一施懷奇負能誰獨識之如公初年其數亦奇更涉險艱厥聞乃馳浙寇跳梁所過紛披峰屯蟻結蔓蔓弗夷公在廣信位卑力微奮袂一呼羣情響隨勇如亞夫堅卧穉圍忠如張許江淮是依東南再安此功為誰帝用褒崇延閣帥麾兵火之餘金城湯池指顧所移流亡畢歸平時士夫衣輕乘肥高論怨誹曰不吾知一旦變生鳥竄鼠莫追抗顏視公寧不忸怩謂公百年為帝龍夔不圖奄忽遽盡於斯凡我同氣莫不

涕揮况在鄰壤惟公實師死生命歟詎可理推奠兹一觴孰知我悲

代郡守祭江給事母夫人文

莫先之福唯壽而夫人以壽終不朽之託唯子而夫人之子賢閨門之行或没世無聞而夫人揹令譽於衆口誨育之勤或不蒙其利而夫人享厚養於暮年生榮死哀又何憾焉唯其子之賢而公輔之望尚鬱於輿論故縉紳之意於夫人之壽幸其數之延嗟九原之莫作歟

遺恨於終天念昔夕郎寓官建安夫人舊游山川儼然
悵緜輿之不返忽丹旐之翩翩聊陳一觴我亦涕漣

又代漕使

嗚呼夫人閨門之秀孝慈惠和令聞惟舊藴德不耀是
生賢子寶鼎元龜邦家所倚文章器業嘗試其餘瑣闥
雍容陳帝之謨帝顧槐庭虛心以向孰謂夫人遽棄榮
養胡不少延慰其子心富貴壽考益昭德音我懷昔人
剪髮延客或歷台躔乃其遺澤死生夢覺蓋不必傷有

子賓賢夫人不亡

又代龎幾先運幹

古者朋友視猶兄弟我於夫人葢子之義夕郎與我同年之契忝幕漕臺又嘗聯事雲天雖隔志則無異毋事夫人已孤之意不見幾明翩旐俄至陳跡依然痛傷何已徙居剪髮世濟其美胡不百年以待其子我觀令子公輔之器瑣闥掖垣餘藴未旣夫人之德庶鍾於此逝者有知可無憾矣

祭廖成伯文

維建炎元年歲次丁未八月某朔某日具位陳淵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太原廖公朝請丈之靈惟公天資質直副以忠厚發於自然不待矯揉深耕熟耘盡地之力豐穰報之予有賢德我友公子自其少時相知之深如琴予期寅緣識公拜公牀下謂我兒輩可與語者不見幾時遂隔生死維墓有碑我誌其美公之所緼我豈盡知公子命我其何以辭校書墓旁可置萬家犖琰

巍然直詞匪夸垂名萬年公則有後我附以名世傳不朽緘詩千里寄此一樽公乎不亡其尚有聞

代楊丈祭翁子靜文

嗚呼子靜少而力學唯善是師長也効官勇於有為氣剛大而識明用無適而不宜嘆州縣之徒勞積誠厚而薄施方崇安之扞敵實全閩之所依吏屏跡以自全巳忘家而即危豈險隘之足恃抑民情之說歸變怯懦於有勇凛長城而振威彼怙勢以自賢謂爾謀之何違因

抗詞而不屈乃逮繫於圜扉終罥疾以投荒冒炎蒸而遠馳委孤嫠於老母忽中道而告萎嗚呼哀哉昔睢上之相從掩借來而獨奇德既成而望著遽一跌而止兹則夫予之為慟豈姻婭之是私冀皇明之遂燭亦嗣子之可期憑斯文以告幽寫老懷之獨悲

祭表弟余君文代龜山

嗚呼造物之於人畀付無私而人之所遇有厚有薄自爾不齊謂為善者得福常多則彼為不善者胡為尚蕃

其子孫又皓首而龎眉豈非偶然耶抑亦有數存乎其間而理不可推不然以余亡舅之徳固當流裔昌熾而晚得二子汝實長而早世曽後嗣之頓隳昔余得官於荆州别汝母於將溪之上視汝孝友温恭之質謂必業余舅氏之家而侈其傳者在兹今其已矣念汝母之既老雖汝之受於天者有命惟不獲終其孝則為可悲寓詞千里道余所以痛汝之意亦以泄余渭陽之思

祭楊遵道文

維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十一月乙未朔十九日癸丑延平陳淵謹以果酒之奠致祭於亡友兄遵道之靈嗚呼遵道學有師傳文以能名年甫半世遽殞其身昔我始見汴水之曲偉矣議論温其如玉謂我朋友許我以姻使獲種德先生之門三年契闊相去萬里南來一笑寬我夢寐從以籃輿由汴如荆歌詩賡酬愈出愈新至則成昏畧去苛禮婉婉淑人令則有子衝寒冒暑或此致疾令其亡矣匪報繄德秋闈較藝謬處衆先仲季三人

偕試春官有懷奇才通昔拭淚臨行一觴酬此微意

代龜山祭葉端禮尚書之父文

惟靈稟性冲和捺行純實斂迹丘園鄉閭之式毫髮莫施神懿其德俾昌厥後以重王國譬公喬岳敦大靜一神秀所鍾宜生申伯祝公壽考與山無極曽未百年乘化而息念昔見公笑談密勿碧眼霜髯銀章赤紱謂公難老天所永錫今幾何時死生永隔與公情親豈緣姻戚奠此一觴涕淚横臆

祭翁評事文

維政和八年六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潁川陳淵謹以清酌素饈之奠致祭於京兆承事翁公之靈惟公天畀忠純行如其性年逾九十終之以正生榮死哀實惟子賢正斯已矣又何憾焉我從公子交契良厚公命聯姻愛忘其醜情深義重感極痛深詞以告哀莫究我心

祭先兄文

維兄忠信孝友德全於天襟度坦夷與世周旋貧而無

求困而寡怨自昔罕聞於今親見平生詩酒雅有真趣
譏刺紛然不改其度我亦有言謂我勿恤人生百年如
駒過隙吾師無功以醉為鄉一杯到手萬慮俱忘門戶
得汝庶幾有立幼稚滿前奚憂不給再拜此言此意良
厚四十無成我則有負前年辭親求試辟雍志竟未諧
扁舟遽東不謂吾母奄棄諸孤百死中途偶還敝廬號
呼相持心肝隕裂適遘襄大事兄以毁折嗚呼哀哉兄弟
二人手足之愛里閭所聞毁瘠教我終宴不顧未報此

恩遺我而去天禍亟至積釁所延旣喪吾母又喪吾兄我雖在世與死奚擇徒以愛妹尚忍餘息憂大事叢勢微力弱俯視猶子日虞衰削兄旣委我我不敢欺未議婚嫁保無凍餓死生貧富兄已深達匪兄之憂我志不越天命靡常期之十年倘未就木酬兄豈難喪事即遂所不敢稽盡蠲俗禮於事為宜官塘之原宅兆惟吉從吾親遊宜無不適靈輀將駕奠此一觴以告此心誓終不忘

祭翁埸文

昔承建安歲在庚寅我友翁子笑言始親同舟浙江共榻甌閩傾寫不盡唯一心真十年憂患如齒依脣居雖異鄉家事莫分我友謂我吾兒可人是猶汝子請以為姻欣然從之自忘賤貧書幣未酬俄以訃聞念子粹然甚質而文忠信孝友實光我門云何不淑奚辜於神死生夭壽孰測其因往事本空顧何足論我友聞道脩之以仁默觀去來如臂屈伸會當掃除不立一塵子如知

此歸安於墳將此深心報罔極恩

代龜山祭陸太孺人文

嗚呼夫人慎淑温柔根於所性以配君子惟義之聽我聞德門靡率匪正為女擇歸俾親常行方茲傾心益資餘慶胡不少延數豈天定有子孝愛禮與誠罄夫人何憾其可以瞑

祭公叙十叔文

維紹興十四年歲次甲子十月戊寅朔二十一日戊戌

侄具位淵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叔父承事之靈嗚呼我曾叔祖特進公之盛徳上配尚書公勲業之富為無忝下啓諫議公名節之重為有光雖今映古無與倫擬則以負荷之於前而誘掖之於後者得其道故也故其鍾之為陂澤發之為泉源者特進公之力為多此其後世子孫蕃衍盛大世守家法愈久而弗墜也歟惟我叔父乃特進公之嗣孫賢而有才者也特進公平生好施不倦晩無餘貲而其子孫有散於異鄉而不能以自

存者公獨以儉自持幼貧為富且聚其弟侄歸保桑梓若婚若嫁俾之各得其所守墳墓而不去又以其餘力進諸子於學問有以文章取科第者天之報也其不可信耶葢公生則安逸歿以壽考凡人之所難得者在公皆可以無憾而於特進公諸孫之列獨能無愧者誠有自也淵也不肖少從公遊以至於老其戚踈無間則父子之仁也其尊卑怠分則朋友之義也其疑有質其行有尊其緩急有所赴愬今其亡矣凡利害憂樂莫與同

者追慕之極何可言耶念公避難東去以爲即返吾里也不果遂送及公屬纊之後又不聞付囑之音以至復土猶以衰病不能任責抑惟愛予之厚何以爲報有淚如雨莫明此心聊陳薄奠侑以斯文以泄其哀公其鑒之哉

默堂集卷二十一

默堂集卷二十二

宋 陳淵 撰

天貺節青詞代郡守

伏以天心昭格曾遺祕密之文神跡難窮獨記流傳之日二陰在序六筴開蓂適佳節之膺期款真庭而薦潔法筵祇設遥瞻北極之尊聖壽無疆冀比南山之固無任懇禱之至

代高文思祈福醮詞

能覆以生者天之道欲安而夀者人之情雖至德無私
本不偏於所施然愚衷有禱自難巳於過求仰瀆蒼穹
俯陳丹懇伏念臣某蚤緣勲閥濫服官箴竊禄逾涯積
辜招釁神祇雖未詰責衰晚寜不震驚蓋以叢百口於
一門寄餘生於遠地既乏陰功之襲慶但憑真宰之垂
休是用肅具法筵潛迎帝馭輸肺肝而謝過薦蘋藻以
昭忠如作善必可降祥則好徳終期錫福伏願少假甄
陶之力俾同草木之春殄灾沴於無形保康寜於卒

歲

代高左藏郡君醮詞

臣竊聞造化無私生成不已雖陰陽有數降年默定於菌椿然禍福無門應物自同於影響顧懺可追之悔庶來畢至之祥伏願臣妾汙辱微賤凡庸陋質蘋蘩致潔初無承祖之能箕帚執勤未盡事人之義業緣火熾罪障塵蒙宜取戾於鬼神當不容於覆幬一身孱弱百病侵凌緜緜幾及於膏肓奄奄僅存於喘息卜有再三之

瀆醫無十一之功留連日深控告無所是用祈哀洪造備物真詞少輸螻蟻之誠冀延犬馬之齒且有生草木尚蒙雨露之涵濡而久蟄龍虵亦頼雷霆之震奮況臣禀氣為物最靈宜推妙化之毫芒庶假餘生之晷刻至誠所感本無間於幽遐大德曰生亦豈遺於微賤

代人祈雨文

右伏以佛　以方便誓度衆生人之歸依如仰慈父不有難名之神力寧伸莫訴之勤誠恭惟佛牙舍利具本淨

明得常堅固貞精所寓盖有感而必通變化無方亦何求而弗獲今玆亢陽爲害旱稻將枯犇告已勤殆徧山川之祀懇祈雖切未紓溝壑之憂是用逺款名藍恭迎眞馭冀垂仁於焦巷稍借助於明靈沛爲三日之霖大布一方之澤吏則不德敢冀矜憐民也何辜在所深憫尚期皇覺俯遂羣心

代人又䟽

右伏以承流宣化愧吏責之難逃捍患禦灾幸神功之

可賴頃緣夏旱恐害秋成輒露誠衷仰祈靈貺雨應期而屢降惠猶狹而未周靡不有初既嘗蒙於霑潤益觀其後庶無咎於滂沱恭惟禾山靈牙舍利南安定應大師妙質常存逈超今古化身普現寧限遐邇與天地以同根通陰陽而無間沛為甘澤何勞指顧之餘化作豐年特在須臾之頃敢布無厭之請願垂不倦之仁

代人又疏

右伏以常暘為害嘉澤愆期夏田既以索然晚稻又將

稿矣倘緣饑饉遂致流離若無山林嘯呼之虞必有溝壑塡委之患静言撫字良積驚憂莫知所為焉能勿禱

昔在煙岡之野俗傳玉女之祠仙聖下臨年穀常熟仰祈餘潤徧及一同諒微噀火之勞立致夢魚之應人蒙其利益願賣劍而買牛家有餘財當見乞漿而得酒恩垂不報德播無窮

代趙令永豐祈雨文

造物無情神司其柄孰是弗求唯誠之聽往者積雨平

地可泳過足而止不為民病曾未踰月旱田已盛炎威赫然遽為旱證神始休之今豈爾吝甘澤久愆咎在疵政謹欵靈祠為民請命咳唾風雲沛然響應匪我敢私百里之慶

代人謝雨文

春生秋成物無以歸其德瓦飄舟觸人不得以為仇苟恩怨之心不存則施報之禮亦已念昔梵空之虐天豈不忍於今盈滄之祥佛亦何有唯是艱難而後得至於

滂沛而有餘頓回萬畝之垂枯大慰三農之渴仰雖無功者聖人之事然易感者常俗之情既沐殊休敢忘恭謝

郊後祭神文

上即位二十有六年海内乂安民物康阜乃於冬至之日祭天圜丘肆赦天下盛禮告成幽明莫不受賜睠神之休不忘秩祀具有彛憲敢怠奉承惟至治馨香蘋蘩可薦酒殽菲薄庶鑒其誠

皇帝登寶位後祭神文

比奉赦書以今皇帝踐阼俾郡縣之吏各祭其地之神某實攝茲邑職在欽承恭惟二聖相授曠古絶今無與倫擬固將同享無疆之壽樂此太平與天無極歡呼抃蹈海內所同神司其幽宜介以福古人有言無德不報上之所命禮意甚渥神其歆之

永豐消災道場疏文

右竊以天道無常惟德斯輔神功至敏無感不酬苟響

懼之或形亦祈禳之可稱屬者妖星流布衆目驚疑亘若長虹激如飛電雖災祥在德未明所召之因然禍福無門敢廢不虞之戒是用恭憑淨侶同演祕文大啟法筵潛迎真馭力叙積憂之懇少明謝過之誠庶倚伏之未彰或吉凶之中變為民請命非一己之敢私自天降康冀萬生之永保

幼山脩造疏文

化身普現咸推及物之仁神跡雖名多在遠人之域惟

幼峰之勝境乃沙邑之名山勢接高穹千里仰煙雲之覆根盤厚載萬家依松檜之陰醴泉發樂以醫痾甘雨應期而蘇旱有求皆應無感不通豈衆岫之所尊故英靈之特異頃縁野燒延及精廬煨燼之餘荆榛茀翦欲資檀施力助營脩我室已安當念真山之暴露衆縁易辦願推豐歲之贏餘共結勝因聿來多福

書楊補之所藏了齋及道鄉帖

了齋剛正而不容姦道鄉清介而不受汙觀其字想見其為人凜然皆見於心畫之間矣方二蔡無恙時士之欲謀其身而免於咎者必先瑕疵此兩人乃能得志是時公論不行於朝廷之上而此兩人者竄逐流落皇皇無歸以至於死然兩人者身可廢家可破而天下謂之鄒陳則自始迄今無異辭也此豈口舌之所能得哉其必有感人心者矣此簡作於異鄉窮阨之中語言翰墨初不經意而能久存者豈非為無求於世者得之歟取

其人而不以時為輕重耶建炎二年七月十一日陳淵書

題富鄭公河北安邊策

富鄭公安邊十三策得之玉山尉喻子才子才葢龜山門人有意茲世者傳書甚多異日當盡就借録焉紹興六年二月十日舟次胡頭書

偶言

人之言人是非初非有嫌怨也出於偶然而其人亦無

意屬垣也忽然已至若偵伺者驗之多矣此何謂也或曰人與人同游乎一氣或遠或近雖離而未嘗不合也故相違隔世或見於夢所居異室顧言則噫而世之言它心通者坐於奥窔之間而千里之外輒能知之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為中庸慎獨之學也子思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而龜山之言曰譬之天地四方離東則之西離南則之北若夫無所往而非道則欲離將焉之乎夫惟不可離是以

未嘗不合雖然如是其說猶未離思慮之内必有非思慮而得之者吾將聞焉則未之見也

中庸解義

天命之謂性言性莫非天也率性之謂道言道莫非性也脩道之謂教言教莫非道也離而為三則曰性曰道曰教合而為一則亦天而已以率性為道道之在人者也以脩道為教因其在人者還以治之也循天下固然之理莫之舍焉又勿助也夫是之為率立之以中過不

及者有以裁之夫是之謂脩率性所以成已也脩道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故學中庸者其要在於知性知性則知天矣率性而脩道所以事天也終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其本與知遠之近必正其本知風之自必謹其始知微之顯必慎其小夫如是故可與入德德者得其在我者而已

論子重

昔子重簡師以代吳無故而喪楚之良君子以為所獲

不如所亡故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嗟乎子重之死以其所亡之多也其所亡之多以其初不計所獲也夫不計所獲而易於出師則其得心疾也久矣豈必喪良而後見乎形盡於喪良之後心病於出師之前故子重之死原其受病非一日之積也後之用人如求其成功觀其本心如何耳無爲事敗然後論其致病之由則善矣

論用兵

用兵而至於多殺豈君子之所欲哉然較一時之勝負

係國安危則亦有不得已而至於多殺者君子爲之爲
國計也德宗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以謂非二萬人不可
逗撓不進以此得罪方唐之盛安危之機似不在此然
忠嗣終不以二萬人之命易一時之功者重於殺人故
也又豈以得罪爲悔哉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
死夫孟子之所罪者王忠嗣之所畏也而忠嗣反不免
於德宗之貶何哉當是之時權其輕重者無如孟子之

賢耳

輗軏

大車恃牛而行而輗所以駕牛者也小車恃馬而行而軏所以駕馬者也無輗則不可以駕牛無軏則不可以駕馬輗軏不具車馬雖欲行其可得乎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為是之故也

書唐子西集後

今人得蜀人唐子西詩文二百餘篇於吳少緜反覆玩

味不能釋手真佳作也余觀近世文人其議論精深雅有先輩風流的然可施於用如此公殆無而僅有也惜其不年齎恨以沒可為太息壬寅六月七日

書倦游雜録後

此書記胥魁之賣女羣吏之偕逃辨誣也表何仙之腐敗于師之醜穢闢邪也慢行之踰垣跣足之規利誅姦也予於是見斯人之不可惑矣戲述如是不無小補豈獨賢於已乎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螺川書室書

題了齋所書解禪偈後

了齋謂佛為覺謂禪為定人人皆可學而至如使足日俱到便登聖地至於不歴堦級如吾儒所謂由之而行非行之者蓋未之嘗言以待學者自得焉故嘗愛司馬温公解禪偈其意猶此其書以與人不知凡幾本而李興祖得之字畫尤妙愛其字而求其意二公之心可見矣子思子之言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

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粗妙兩融心跡一致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彼以含跡而論心棄粗而逐妙然後為得道非正論也紹聖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姪孫淵書

題了齋所書佛語卷後

了翁謫去合浦以書告淵曰天下之死一也死於瘴癘死也死於囹圄亦死也死於刀鋸亦死也吾今一視之俱無所擇又曰吾平生學佛唯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汝等既知此理亦須處之有素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

無安樂法子路死於衛難不忘結纓其安而樂之如此
處之有素故耳翁在宣和間雖獲沒於牖下平生經涉
殆徧危險而不以為怨世徒悲其憂患難堪而不知其
志之先定葢如此觀所書佛語皆欲於苦趣中習行安
樂法者後有子孫當識此意也姪孫淵謹書

題了齋所書鄧功曹事

鄧功曹諱某南劒沙縣人也南縣未郡時功曹為延平
鎮吏民有被誣法當死功曹直其寃民德之願割家貲

之半鉅萬為報功曹卻焉所親强之受功曹有恐殃及子孫之語至今鄉人猶能誦之又甞赴官江州未至次於德安縣會曹翰屠江州縣吏例以功曹繫獄功曹憂悸默禱時天旱獲雨雪之應已而杻械自脫甞於所供觀音地藏畫像親記其事甚詳其五世孫皷得之鄉僧久寳藏之政和七年春叔祖右司客居益浦皷叙述本末寓書叔祖求證其事獲書如此功曹不朽之託其在兹乎明年十一月陳淵題

書蕭茂德楚詞後　建功

右楚詞十卷峽江蕭茂德得之叔祖了翁之家益翁之所甞讀而以善本校定者塗竄注改皆其親筆觀其心畫想見其為人則其遺風餘烈或得於此此所以為可寶也茂德翁之孫壻也始予見其初昏於南康恨未之款後八年訪余於永豐之官舍攷其學問以窺其志之所存蓋足以知翁之微而能推大其所未究者已而出此書相示感余疇昔至於流涕太息則其寶是物也豈

徒然而已哉建炎二年六月二十日姪孫陳淵書

書了齋筆供養發願文

右筆供養發願文乃了翁謫官合浦過長沙時為興化平禪師作也翁嘗寫華嚴經盡八十卷不錯一字或以問之曰方吾落筆時一點一畫心無不至焉故能如此夫心與筆相應而筆與經黙會則華嚴樓閣之内種種所有莫不呈露於目前矣以是求佛雖不出几硯之内曷嘗不與善財同叅乎宜其語言之妙如佛所説使後

之以毛錐子隨喜佛事者誦其文可依之而入也璨公方寫是經謹書以為贈紹興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姪孫淵書

禖說十三叚

仁人心也人皆有是心而不能至於仁者失其本心故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所求則得其心得其心斯得仁矣寂然不動感而後應其應也因物而已初無一毫之私也無私故能合并以為公公則

仁在其中矣孟子又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故商之三仁同謂之仁者亦以得其本心而已不然一於私而已此之謂失其本心

人臣之事君義所當然而其志或不同上焉者為道術其次為功名又其次為爵禄而已尚志在爵禄而已固不足道若未能舍爵禄而喜功名葢數千百人而不一遇也至於資功名以行道術又其卓然不

羣希世間出者耳故人主用人不可不察也夫惟知爵禄之士為可輕則必知道術之美為可重與之重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言聽計從而治效見矣雖然君臣以義合者也必欲重與之篤信之相期於臯夔稷契之間適然相值亦何從而察之耶唯其學同然後有道術者得行其志其志同然後立功名者得盡其術故志同而學不同者人或得而間之學同而志不同者始雖或離而終必合葢湯

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此其所以
始終如一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也古者君臣之際如
石投水何有不合若乃以水投石而冀其同心同德以
濟世務是猶相索於形骸之內而望其精神之默契何
可得耶
為善無求名黙而脩之不求人之知可也為惡無近刑
惡其可為乎為是說者葢不知人性本善而未嘗有惡
也孟子之言性善葢本於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說故性之本善而已矣離乎善斯入於惡矣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可見乎此為善之誠也何貴於近名乎若夫為惡而不恃人之知且以不近於刑為貴此姦人之所為也又可進耶莊周之學出於老氏老氏同善惡而以歙張强弱為微明之術且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莊周見而悅之因發此論揚雄遂以善惡混為人之性至言人僞特係乎作輟之間而已其説葢有取於老氏言道徳之意此為

不知善惡之所以分也孟子教人為善而去利為利未必皆惡然志在於利而不明乎義此惡所由起也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又對梁惠王曰何必曰利又語宋牼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使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終至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以亡其國其惡利如此蓋以惡之所由起不可不禁耳然則孟子所謂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夫豈不察而王氏乃曰揚子之言性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蓋有取於善惡

混之說也其曰義者陽也利者陰也陰當隱匿陽當宣著利非不可為也特不當宣著為利之實而已此不知利之為害將使善惡兩行如莊周之所為也其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義實出於孔子而非孔子之本意葢其源流如此故其為天下假借六藝之言變亂事實傅會先王之法陰奪民財雖能苟安於目前而後用其術者卒至大亂抑有由矣孟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又曰人無有不善夫善固未易擇也吾故

非莊周而是孟子反之於正以明王氏之不知道云

五霸假之也夫假之者外也聖人亦許其假乎曰此罪五霸之辭也非許之也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又曰春秋無義戰而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也其不許明矣然則其說云何曰所謂久假而不歸者不歸於帝王之誠也烏知其非有則以五霸終不知其非已有也不知其非已有也者以竊其名樂其利不由乎中而爲之也故曰五霸假之也罪五霸之辭也若夫堯舜性之也

此由仁義行得之自然而然也湯武身之也此行仁義有心於爲之也性之爲自誠而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身之爲自明而誠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誠無淺深皆由中而出也既謂之假則亦僞而已誠與僞相去遠矣此五霸之所以分也

或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爲言無所要而自至也與要之者異矣曰脩天爵以俟人爵猶未能忘乎人爵也然則如之何曰從之者任其自爾之謂也

在我者徒知脩天爵而已人爵何有焉從之字與從其

白於外也之從同

孟子之稱柳下惠曰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唯不

自失此下惠所以為介直道而事人三黜於士師而不

去推而之於三公一也夫如是其和足稱也

子思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而孟

子則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或以義為

尊賢或以義為從兄何以不同曰子思之言自家以及

國孟子之言脩身以及家此其所以異也夫義因仁而廣之唯所施之宜而已施之於家由事親别而為從兄宜也施之於國由親親别而為尊賢亦宜也合而為仁離而為義無二道也以其言脩身以及家故終之以樂斯二者以其言齊家以及國故始之以為政在人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特惡不仁者之事也若夫好仁則為已有矣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何也勞者撫人以恩為

上之道也誨者教人以善爲師之道也非其所當勞而勞之非其所得誨而誨之則人斯不服矣愛而不已則疑於勞忠而不已則疑於誨爲愛爲忠而入於勞與誨者君子之所當戒然受其勞與誨亦宜察也

樓仲輝云從來解書義誰解得好余曰若論注解莫無出荆公由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有所長唯荆公取其所長絢發於文字之閒故荆公爲最仲輝云穿鑿奈何余曰穿鑿固荆公之過然荆公之所以失不在注解在乎

道術之不正遂生穿鑿穿鑿之害小道術之害大仲輝曰荆公之說本於先儒先儒亦有害乎曰先儒只是訓詁而已不以已意附會正經於道術初無損益也只如荆公引擅生殺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此申商韓非之所為豈是先王之道而彼不悟反以證經曰此自荀子之說何為不善曰若論道則荀卿容有不知者其說亦何足取荀卿之門出李斯斯之術卒以亂秦源流有所自矣然則書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耶余曰今人勸

人主攬權多用此說而不知聖人之言意有所主其下文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葢曰威福之作唯人主當耳人臣如此必致凶害所以戒也豈生殺由我之謂哉曰用人惟己之義又如何曰用人惟己見賢焉然後用之不以左右大夫國人之譽而用人也人主深居九重人之賢否何自而知之必有以聞於我者其用不用則在我矣是之謂用人惟已如今之特旨識者不以為然豈有有

司定罪不至於此而人主固欲重行此何理哉故凡人主欲攬權柄者必為臣下所奪矣趙韓王再相太宗既罷對於便殿太宗問人主如何得威柄在已對曰若事事付之有司則威柄在已若事事要出於已則威柄歸宰相矣天下以為名言或曰普自以不復用故言於太宗不然亦普之所秘也

曾天游云人須是躬行說得不濟事余曰此極是然不獨行之艱知之亦難只為不知知豈不能行曰人非下

愚誰不知者只爲不能行若日中見溝壑終不到陷在其中唯夜間則不可知余曰只爲日中見得分明且非獨夜間如盲人雖日中亦有時乎爲溝壑所陷不見故也此所以貴乎知知之則能行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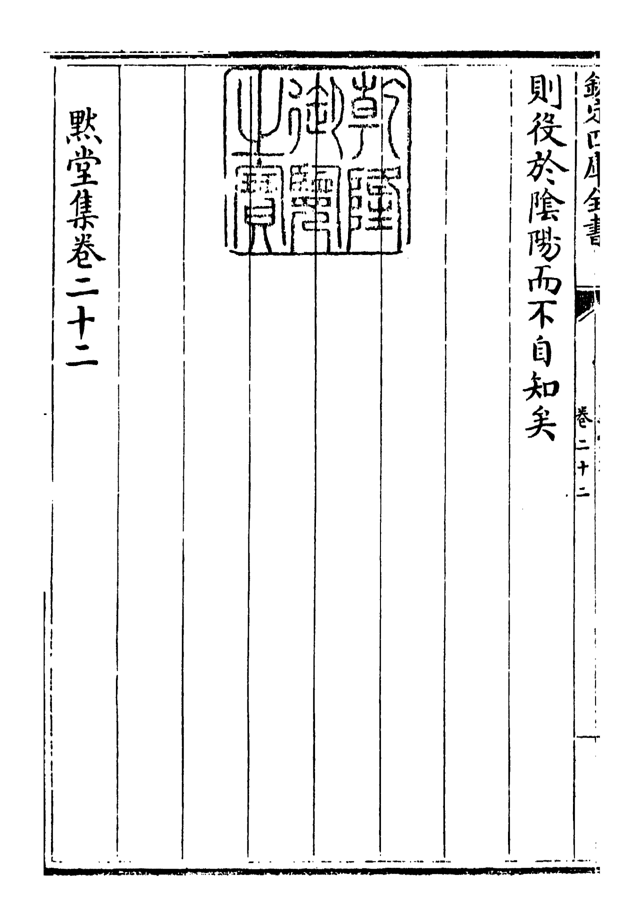
呂居仁云曾問楊丈舍生受生事楊丈答云俟他日面見説子細後來楊丈有事至今不得其説如何余曰來無所從去無所止不知捨是何人受是何人曾天游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所謂爲己盡其在我者

而已此甚分明不知為人如何說又謂子韶云為人乃求人之知恐不然子曰為人如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類是也為己何干人事此聖人發明古今學者之所以不同大率後世作事都是為人如五霸假仁義以尊周室徒恱其名其誠安在誠是為己偽是為人

已未十一月十七日夜夢邵康節論數手持一卷紙縱橫界如棊局其上有字不依𥨊眼翻卷之示余云天地之數不可干他陽生自至余甞論命以謂上聖至於下

愚莫不有分分既定矣不能秉之以往而欲致力於其間非贅則虧故人為非命也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周公告君奭曰在亶秉茲大命所以處之其說盡矣由是言之數既已定又豈可干乎待其自至可也世之不知命者謂人力可以必為縱其欲利之心無所不至而終無所成者多矣或者推之荒忽一切不為怠惰委靡使天之所賦莫或助之其亦自暴自棄而已二者胥失也故命於人無不定聖人安之君子信之至於下愚

則役於陰陽而不自知矣



默堂集卷二十二